

热词

土地换社保

以推动“城乡一体化”为目的的“土地换社保”模式，正从长三角一带开始，向全国蔓延。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直言，“土地换社保”对农民不公平，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让农民也享受社保待遇，的确是给了农民一定的城市待遇。不过，农民的社保不是免费的午餐，正如市场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农民同样要“一手交土地”才能“一手领社保”。城市化后的农民能不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仅靠社保恐怕不能保证。无论如何，城市化都要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不能让现在的农民沦为城市中的赤贫阶层。

空置房统计

9月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将利用我国这次人口普查的机会，在部分城市抽选一批住宅小区，进行空置房调查。空置房和空置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刺痛社会神经的话题。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大背景下，从政府机构到平头百姓，都想弄清楚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房子是既无人住，又无人租的空置房。

此前，关于空置率的统计出现了不少土办法。比如有学者根据电力部门的电表统计出6540万空置房。

民间的创意无穷，“读水表”、“晒黑灯”、“数空调”、“查物业”等统计空置房的方法相继出现。这些方法很难说上科学，数据也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还可能造成误导。这更体现出，国家权威统计部门出面统计空置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悲惨窑奴

来自湖南湘潭的周道明被媒体称为“最悲惨窑奴”。最近周道明病危让他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1992年走失，在山西的几家黑砖窑至少干了14年的苦工，回家时带回来的仅有1220元钱的工资，伴随他的还有伤残的身体和认知障碍，这就是最悲惨窑奴的经历。在律师的维权下，他拿到了2万元的赔偿，还有当地劳动部门的1000元的慰问金。这就是被奴役的价格！

也许周道明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有人说这也许是某种解脱，可是就算奴役已经发生，赔偿怎会如此困难，数额又如此惊人地少？再者，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却是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他是不是最后一个窑奴？

国学天才

8月末，媒体报道“八个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主人公就是孙见坤，因为当地招生部门不予放行，其破格进入复旦无法成行。当指责全部面向陕西省招办的不知灵活，扼杀国学天才时，关于孙见坤涉嫌抄袭的消息也见诸媒体，打假斗士方舟子更是尖锐地指出其多处抄袭痕迹。真相终于在沉淀中现出。就算抄袭和“虚假宣传”属实，也并不会因此否认孙见坤对国学的热爱，但他作为一个学生，现在就开始面对媒体和舆论的质疑，可能会吸取某些教训吧。处事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天才也要低调，牛皮更是吹不得。

执笔:高扩

一周
舆情

葛亮

生活中，总少不了关于房子的事情。不过，这个房事却不容易看懂，潜规则“横行霸道”，利益链盘根错节，“小秘密”随处可见，总是让人想拥有一双慧眼，一颗承受力足够强的心。

除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于“史上最精准的房产调控”的效果，最近一个关于楼市的“秘密”是在合肥“竹筴代替钢筋”已成建筑业潜规则。如此大胆的“偷梁换柱”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此前听说过将钢筋拉长以省钱的，没想到还有人敢用竹筴换钢筋的。楼市里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事情可真不少。有了“楼倒塌”、“楼脆脆”，也有了“竹筴楼”，保不准哪天还会出现更让人吃惊的奇迹，没有约束的欲望总有无尽的想象力。

如果说开发商等强势一方的做法总令人有些愤怒的话，购房者等弱势一方的做法就有些可怜了。每天闲眼

治俗与治官

个性
专栏

赵健雄

作为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由诗歌而入文学之途的捉笔者，我对“庸俗、低俗、媚俗”有着近乎本能的疏远与抵制。

但辨别乃至正确处理雅俗其实并不容易。自小我们就被教导要从俗，像西方古典音乐这样文雅的东西，许多年来都是禁忌，无处可见；老祖宗的四书五经总算雅了吧，几个人读过？到了文革，砸烂一切封资修，然后让大家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总不能说那是一场雅文化运动吧？

后来才知道，上层一些人并非也如此，譬如江青就喜欢西方电影，而且讲过片子的颜色要“出绿”一类很到位的意见；省级领导还能读到没删节过的《红楼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见《礼记·缙衣》），所以到了改革开放，先锋艺术起而行之，所谓“朦胧诗”弄得延安过来的老文化人大呼看不懂，就投身其

一周
观点

低工资的中国正在消失吗

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中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资水平能够切实提高，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尚未迈出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不会。

——南方周末

哈哈镜

吓唬教育

根据因材施教的思想，教育应该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苏格拉底倡导“问答法”，搞的是启发式教学。商丘市梁园区观堂乡一中大胆创新，发明了一种“吓唬教育”，把学生和家长都吓坏了。

所谓的“吓唬教育”就是该中学拒绝给一部分成绩差的学生分班，分不了班也就上不了课，致使这些学生开学两天了还在校园里瞎转悠。在学校看来，这些孩子都是“坏学生”，希望以此办法逼迫家长“和学校签个协议共同教育”。

潜规则“横行霸道”，利益链盘根错节，“小秘密”随处可见，总是让人想拥有一双慧眼，一颗承受力足够强的心。

时，郑州64岁的陈新年都会带上矿灯、戴上头盔，身穿迷彩服，拎着抓钩、盆，走进挖掘出的巷道里，向前掘进。挖了四年，他挖出了50平方米的地下居室，初步实现了住人构想。

要不是被逼无奈，谁会这么做呢？我们一般会对古代的愚公移山报以羡慕和赞赏的态度，可是对于陈新年的掘地，我们该如何看待呢。陈新年说，“给老婆和女儿挖个好房子，一直是我的梦想。”听来真是心酸。

在今年的中小学第一课上，全国2亿多中小学生在看的是“我的梦，中国梦”。一个个“我的梦”构成了“中国梦”，可是，如果“我的梦”只是掘地筑房，“中国梦”一定不完美。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当地政府除了认定掘地筑房是个违法行为之外，为什么不去想想陈新年老人为啥会有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梦想呢？这里边的难言之隐又是什么呢？

不过，在楼市众多的“不明白”

之中，似乎要出现一个明白事。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将在部分城市调查空置房并改革房价统计方法。

众多门户网站将这条消息放在了头条，可见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为啥要关注，因为空置率关系到调控的力度，关系到楼市泡沫的严重程度，更关系到房价的升降。

前段时间，这个问题争论了许久，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成了一个猜想和“秘密”。最后的结果是不少人记住了开发商想出的一个“歪主意”——让空置房里的灯亮起来。

最后要说的是，统计局的这个表态虽然值得肯定和期待，但不足以驱散笼罩在楼市上空的层层迷雾，也不足以打击楼市里暗流涌动的潜规则。

我们期待的是，这能是一个好的开始，能让慧眼变得更明，能让公众关注楼市的心更舒坦。

知人

因丑杀人

曾世杰

如果曾世杰没有杀人，他应该是四川某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三的学生。日前，他却站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接受检察院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指控。

曾世杰在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说，杀人的原因是有人嫌他长得丑，他受不了歧视。其实，同学对他的长相普遍评价是“对得起观众”，并不算丑。这个羞涩内向的男生家境一般，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当年以川西某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但是，进了大学的曾世杰显然有很多不适应，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合理的疏导。他变得不爱说话，迷恋游戏，甚至同情马加爵，最终像一辆没有制动装置的车辆跑上了邪路。

成功就业

罗彩霞

罗彩霞是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灵官殿镇人，因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及身份证被盗用造成2009年本该毕业的她无法毕业，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罗彩霞事件让人们认识到教育招生录取黑幕。

曾经一度不好找工作的罗彩霞，找到了新工作——成为了一名电视台记者。罗彩霞说：她希望通过记者这个职业去帮助更多的人，关注社会公正。罗彩霞的这个梦想何尝不是每个媒体人的人职梦想呢？对于罗彩霞来说，梦想总是美好的，希望她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能始终坚持她的梦想，去帮助更多的人。

考学得巨奖

黄绮琪

黄绮琪是广东东莞外语学校的高三毕业生。如果说，高考能改变命运，但是黄绮琪绝对不会想到他的生活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大的改变。

他今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就是因为这次出色的高考成绩，黄绮琪短时间内得到了各种渠道总计60.5万元的现金奖励，几乎一夜之间就“暴富”了。各个渠道奖励给他的钱都有自己合理的理由，社会总是呈现一种马太效应，即让得到的人得到的更多，让得不到者得到的越来越少。在黄绮琪得到这么多现金奖励的同时，肯定还有很多家庭困难上不起学的人，在能奖励优秀者的同时，把更多的资源拿出来帮助弱者，应该是条更好的途径。

“失踪书记”

李卫民

李卫民失踪前任河南省安阳市市委副书记。资料显示，在2001年3月至2009年8月担任中共三门峡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据河南省纪委的前期初查的情况表明，在此期间，他曾利用干部选拔任用之机，收受他人贿赂。只是，这样一个涉嫌违规违纪的官员却神秘失踪了。据了解，他是在今年5月19日，在北京办事乘车返回安阳的途中，在石家庄某宾馆内失踪。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失踪，李卫民肯定进行了一番精心的筹划准备，只是我们有关部门没有能力发现他。前段时间，中央出台有关治理裸官的相关规定。规定有了，只是到了地方部门如何执行，执行效果如何，从李卫民的案件来看，我们还有待观察。

执笔:吴华伟

所谓腐败，不就是最大的三俗吗？如今吹牛拍马的庸俗，红男绿女的低俗，金钱至上的媚俗，不是随处可见吗？酒桌上不说几句俗话，甚至会被看做异数。

间的青年而言，除了某种叛逆意识外，还潜伏着一种对“雅”的盲目追寻。

到了这些年，只要可以归为雅的文化，不管其思想倾向如何，倒是没什么人管了，北京国家大剧院隔三差五有世界各国的演出，对内容审查并不严格，几百乃至几千元钱一张票，都是些成功人士在看，对社会大众起不了什么负面作用。

有人担心的是影响大众的文化领域里那些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东西。

要不要抵制？当然要，但除了度的掌握之外，还有一个怎么做才有效的问题。

追根溯源，还是老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腐败，不就是最大的三俗吗？

那些贪官的作为早超出了通常意义的俗，他们的榜样作用对社会有巨大的腐蚀性。而即使一般官场，如今吹牛拍马的庸俗，红男绿女的低俗，金钱至上的媚俗，不是随处可见吗？酒桌上

不说几句俗话，甚至会被看做异数。

对此类行为当然只能规范。但从政府管理上来说，是可以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与杜绝的。譬如三公消费，（即公车、公吃与公游）难道就没有根本整治的办法？

如果对此听之任之，或者越治情况反而越严重，那还谈什么治理三俗？老百姓再俗也是花自己的钱，而且如果当官的都艰苦朴素，领导带头坐最差的车，没准民间就争着不坐车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而《礼记·襄公》中也有这样的话：“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怨。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这是鲁国司寇（即大法官）臧武仲当年对国君季孙说的，今天仍有其意义。

主管部门应为
京藏高速拥堵道歉

勇于承担，勇于致歉，不会令相关部门形象受损，反而会因主动担责而获得社会的谅解和支持。而缺位的道歉，才会真正引起公众的不满，也暴露出责任追究机制仍未健全，以及相关主体的责任心缺失和对相关事态的认识尚未完全到位。由此观之，面对京藏高速的大拥堵，人们需要听到一声哪怕迟来的道歉。

——新华社

如何延续城市的文脉

未来几十年，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继续高歌猛进，我们依然需要学习，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上海世博会是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越发感到，中国的城市不能满足于吸收建筑样式、装饰风格这些技术“皮毛”，而应汲取诸如融合传统与现代、以人为本、和谐宜居等城市发展的理念“真经”，全面提升城市文明品质。

——人民日报



朔方

侯晓强 / 绘